



## 交点与焦点：“丝绸之路”系列特展的 博物馆学观察

Intersection and Focus: Mus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Silk Road" Special Exhibitions Series

任琳

Ren Lin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成都, 610064)

(Dept. of Archaeology,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内容提要:** 自2014年中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博物馆领域相关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面临不断涌现的“丝绸之路”系列特展,博物馆人应该将关注重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来。博物馆的性质与特征决定了“丝绸之路”系列特展的定位是信息定位型展览,然而目前相关主题的展览绝大部分都是以艺术欣赏为目的的文物艺术品展览。这些特展没有明确的主题和贯穿整个展览的主线,展览内容与形式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成功地将书面研究成果转化为博物馆陈列语言,展览信息阐释效率较低。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策展人进行文物梳理与信息解读时需要把握好“交点”与“焦点”。若干个“交点”的碰撞就是展览主题提炼灵感的来源;“焦点”则是文物重点信息的聚焦,是把“丝绸之路”特展“故事线”讲得生动而吸引观众的要点。

**关键词:** “丝绸之路”特展 信息定位型特展 陈列语言 信息解读

**Abstract:** Since 2014,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have brought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career in museums. With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the Silk Road" special exhibitions series right now, museum experts' concerns would divert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By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museum exhibitions, "the Silk Road" special exhibitions series should aim at transmission. However, most of them aim at artistic appreciation. These special exhibitions do not have specific themes or clear mainline, whose contents and design cannot be called "exhibition language". The key to solving these problems is to grasp "the intersection point" and "the focal point" when the museum curators are studying objects. The intersection point is the source of exhibition theme refining, and the focal point is the center of exhibition objects' important clues, both of which decide whether the "the Silk Road" special exhibitions series attract visitors or not.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speci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aimed at transmission; exhibition language; exhibition objects studying

## 一、绪论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1910年，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尔曼在其《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把丝绸之路的范围延伸到了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因此，“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以丝织品贸易交往为主的通道”<sup>[1]</sup>被称为“丝绸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相关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如今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宽——李希霍芬和赫尔曼提出的“丝绸之路”是“沙漠丝绸之路”，这条主干线以外还有许多分支路线，即：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高原丝绸之路（唐蕃古道）<sup>[2]</sup>。

有关“丝绸之路”问题的探讨长期只存在于学术研究的领域，直到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这一项目规划，“丝绸之路”才进入国际性的全面研究视野<sup>[3]</sup>。在这一项目活动的促进下，正处在事业起步阶段的中国博物馆对“丝绸之路”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处在“丝绸之路”主干线上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相继举办了“汉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丝绸之路长安风俗展”和“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展”三大特展（附表1），开中国“丝绸之路”系列展览之先河。

到21世纪初期，国际经济发展呈现出“全球化”趋势，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与贸易的全方位开放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博物馆“丝绸之路”特展开启了“走出去、引进来”的良性模式。“僧侣、商旅与丝绸之路——四至七世纪中国甘肃、宁夏文物精华展”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公园亚洲协会博物馆的开展是“走出去”，中国与意大利联合举办的“秦汉—罗马文明展”在中华世纪坛的开幕则是“引进来”。

2010年9月，由甘肃省博物馆发起、全国40余家博物馆参与的中国博物馆学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致力于整合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之力量，加强博物馆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博物馆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多互动，多交流”成为“丝绸之路”系列展览发展的又一良

性模式——不再是某一个馆的“自娱自乐”，而是打破地域的壁垒，将展品聚在一起，将策展人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涉及面更广的、阐释更为深入的展览。例如，草原、沙漠、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博物馆合作举办了“歌舞升平——丝绸之路上的乐舞文物特展”、“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等展览。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时，中国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无疑是给“丝绸之路”系列特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相关展览有了零的突破，展览数量激增，一个特展的合作单位数就上升到了半百，当下“丝绸之路”系列特展可谓是勃勃生机。

凡事皆怕盛极而衰。在“丝绸之路”特展受一系列“文化繁荣”与“合作互惠”政策推动而数量快速增加之际，需要静下心来从博物馆学的专业角度观察这一类展览各方面的成功或不足之处，例如与展览主题、展览结构、展品相关的内容设计，与陈列语言、信息阐释相关的形式设计等，再结合观众对展览信息的获取程度与体验效果，剖析展览的得失，力图为“丝绸之路”系列特展的改善与提高提供些许帮助。

## 二、博物馆特展的性质与定位

“特展”是一个相对于博物馆“基本陈列”的概念。首先“陈列”与“展览”的细微区别在于：陈列是博物馆中固定不变或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不变的展示，而展览则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里结束。较之“展览”而言，“特展”的“特”又主要表现在时空自由与选题独立上。

第一，从时间上来说，特展的展出时间可短可长。“短一点”是因为特展的主要内容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长一点”是因为观众的参与热度不减。例如，2015年底海昏侯墓的发掘引爆全国，随即在江西省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先后举办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和“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是对当时社会舆论的回应。该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截



止时间本是2016年6月3日,接近尾声时,馆方收到一位高考生母亲的建议信,希望把展览截止到高考之后,以免影响孩子复习,再结合了众多市民关于预约不到票的遗憾,最终馆方将展览延期至6月底。

第二,从空间上来讲,特展的规模“可大可小”。例如“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规模大到成都博物馆从负一楼到五楼均为展示区域;又如中国美术馆“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规模小到就像自家卧室,墙壁上挂着老照片,床边坐着一位老人,向你徐徐道来那过去的故事。

第三,从展览选题来看,特展的选题相对独立。其内容大多处在博物馆基本陈列脉络之外,当然有些特展也能对基本陈列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sup>[4]</sup>。特展的选题大致有四种,即:时政新闻焦点、社会舆论焦点、馆里收获新藏品、藏品研究新成果。

基于以上对特展之“特”的举证和讨论,可以明显察觉到博物馆特展的目的是为观众展示热点现象与创新知识、触发情感共鸣和思维火花,前者是社会需求与科研成果的聚焦点,后者是观众思想与展览主题的交叉点(碰撞点)。这样的展示目的决定了一个优秀的博物馆特展的定位只能是“信息定位型”,而非“器物定位型”。信息定位型展览关注“物”背后的“人”与“事”,有着鲜明的主题和生动的故事线<sup>[5]</sup>,在二者营造的情景中,实物被迫“去脉络化”而发挥着讲述该故事线的作用,这与特展的“焦点”与“交点”是相符的。相反,器物定位型展览则是以艺术欣赏为目的的文物艺术品展览<sup>[6]</sup>,策展人只为观众提供了展柜中孤立的物件,没有“焦点”,亦没有“交点”,无法满足受众群体的需要。

### 三、“丝绸之路”系列特展的主题与主线

如何判断一个博物馆特展是“信息定位型”还是“器物定位型”呢?首先我们需要关注该展的主题与主线,信息定位型展览一定有着明确的主题提炼和合理、顺畅的主线规划。

展览主题是整个展览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的聚焦点,精炼而不拖沓。它表现在实物展品、辅助展品、教育项目、文创产品等一切展览元素中。紧跟主题的

展览主线是信息定位型展览的“故事线”。它从展览主题这一聚焦点发射出去,将一切展览元素串联起来,众展品齐心协力将故事讲得合理又顺畅。

在众多“丝绸之路”系列特展中,多数展览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没有这一“聚焦点”,更别谈“故事线”了,它们就是典型的“器物定位型展览”。例如标题为“××文物精华展”“××文物特展”“××大型文物展览”的特展都是“珍品展”,都是“晒宝展”。它们的展览结构一般分三种,第一是地理学上的区域划分法,第二是考古类型学中对出土物的分型分式与分期排年法,第三是自由的分门别类法。在“秦汉—罗马文明展”中,展览没有明确的主题,只有远大的目标——“表明秦汉与罗马这两大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及其在历史上对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展览结构采用了“自由的分门别类法”,分为“遥相辉映的文明”“帝国的建立”“物质文明”“日常生活”“精神世界”“日益融合的世界”共六个单元。乍一看展览标题,大概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有“交叉点”的,也还可以聚焦到“短暂的辉煌”这一主题,但结果却是一“珍品展”。在“相映成辉——草原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中,依然没有明确的展览主题,展览结构采用了“分期排年法”,分为“前序:东西方文明的初遇”“草原丝绸之路的肇兴:西周到汉代”“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魏晋到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延续:元明清时期”。庞大的时间序列里,草原丝绸之路文明“并没有”创造出文化的聚焦点。

区别于依赖古代先民智慧的“珍品展”,“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展览是“丝绸之路”系列特展中少有的“主题特展”,体现了策展人自身的智慧。该展的内容有一个明显的聚焦点,即“海贸传奇”。这一展览的“故事线”是“由浅入深地逐步揭秘考古出土明万历时期沉船背后的海贸传奇故事”。船只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成为展览各单元内容的交叉点:船只的造型反映了万历时期造船者的技艺;船只里的“物资”反映了船民的衣食住行;船只的受损程度反映了船员娴熟的驶船技术与合理的分工与合作;船只的位置反映了文化交流的方向。整个展览参观下来,仿佛一艘来自万历年的古船才刚刚起航,缓缓驶向那异域的国

度，大海上的传奇故事正在上演……

器物定位型展览的“晒宝”让观众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比如今的现实生活好，一位参观了“相映成辉”展览的观众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微博中留言道：“好想回到汉代，那会儿有那么多金银首饰，多得去陪葬，不像现在我要结婚了还没有彩礼！”这位观众看了展览让自己脱离于现实，甚至怀疑当下的生活，这难道不可悲吗？优秀的展览应让观众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历史对现实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增加对现实生活的认同感。

#### 四、“丝绸之路”系列特展的陈列语言与信息阐释

为了策划出一个信息定位型的“丝绸之路”特展，应该如何提炼一个明确的主题，规划一条清晰、流畅的“故事线”呢？那么我们需要将目光聚焦在博物馆的“物”之上了。博物馆藏品背后的知识海洋与博物馆展品传递的多元信息是其区别于其他非营利教育机构的最主要的方面。对“物”的关注，首先是要欣赏它——读懂它的标签，品味它的样貌，然后再解读它——它背后的人与社会，它在纵向的时间序列和横向的空间序列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中国的博物馆展览策划中，策展人对文物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既有研究成果，因为国内的展览项目筹办时间非常短，往往只有三个月左右，策展人无暇对文物进行深入研究。那么在此现状下，考验策展人智慧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将书面的研究成果成功地转化为博物馆陈列语言，提高展品的信息传播效率。

博物馆陈列语言指博物馆陈列设置手段，介于策展人对文物的解读和观众对信息的接收之间。陈列语言的形成是形式设计成功的表现，表明该文物成功地向观众“说了话”，文物“活”了起来，其信息传播的效果就能达到理想程度。相反则只能叫作“形式设计”，因为其不包含判断的成分，只是概念的表达<sup>[7]</sup>。

在“丝绸之路”系列特展中，能称上“陈列语言”的展示项目仅有两处：第一，在“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中，策展人对南京博物院所藏东汉光武帝九子广陵王的“广陵王玺”进

行了深入解读，该玉玺“金质正方形，上置龟钮，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字体丰润秀丽，刀法遒劲老练”。在“广陵王玺”一旁展出了1784年在日本福冈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复制品，除印钮为蛇形外，二者在尺寸、重量、花纹、雕法和字体上如出一辙，甚至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因而向观众阐释了“东汉时期，中日两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着密切交往”这一信息。第二，在“茶马古道——西部八省区联展”中，展览内容讲到“茶马古道上的背夫背着上百斤的茶包，杵着拐子，从雅安出发，经打箭炉，穿越高山陡坡、沟壑悬崖、急浪险滩，沿着凹凸不平的茶马古道川藏线进入西藏抵达拉萨，连接着汉藏两地基本的民生需求”时，策展人采用了场景复原的方式展现了这一画面，背夫的表情以及茶包的形态等都栩栩如生，再配有“三天三个坪，九天到炉城，隆巴堡去把酱油打，木瓜沟去拌豆花……”这样的背夫歌谣作为背景音乐，展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成功地向观众阐释了茶马古道上的背夫背茶虽苦却又享受其中的信息。同样关于“背夫背茶穿越茶马古道”这一内容，在“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中，策展人仅仅使用了一张背夫背茶的照片外加一句话的说明文字，向观众阐释信息的效果大打折扣。

“丝绸之路”系列特展中，策展人对展品的形式设计大多不尽如人意，让观众“蒙在鼓里”或“不知所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文物解读不足。“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盛唐气象，丝路繁荣——隋唐时期”单元下展示了甘肃省博物馆藏三彩镇墓兽，此乃一有翼狮子，其背后承载着众多的信息没有被解读，比如早在汉代的四川地区的画像石中已经出现较为丰富的带翼狮子图案，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吗？传入的人又是谁？承担了什么样的使命？第二，文物解读错误。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的北周时期鎏金银瓶，在“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和“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中均有展示，前者放在“民族融合，四路通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单元下，后者放在“天府之国与北方丝绸之路”单元下，二者均表达“瓶腹故事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此形式的金银器是波斯萨



珊王朝贵族享用的酒具，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此瓶放在“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体现陆上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流没有问题，关键就是此瓶哪里体现了天府之国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呢？是成都也出土了类似的金银器具，还是其上面的水滴形锤揲纹元素在成都的出土物中也有所见？还是酒具从波斯传入中国时途径成都平原？或者说根本就是对文物解读出了问题，放错了地方？第三，文物解读过度。在“茶马古道——西部八省区联展”中，在“茶风盛行，茶马互市”单元下，策展人梳理了雅安边茶的重要地位及历史发展，“到了1939年，刘文辉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控制边茶贸易”，将“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贴有“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的商标和砖茶模具组成一组展品用来向观众阐释信息，文物的展示力度已够，可策展人在后面大篇幅地展示“藏茶的制作流程”，还用九组捏泥小模型场景来展示这一制作流程，影响了展览主线的流畅度，也“标错了重点”。

可见，策展人对文物正确、适当地解读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文物在观众面前是否会“乱说话”、“不说话”以及“说多了话”，是将书面文字成功转化为陈列语言的关键。当我们在对大量文物进行解读时，也需要注意文物在历史、艺术、文化上的“交点”，原因有三点：第一，以“交点”来整合往往能带出一系列有着相同“信息”的展品组合；第二，总结这些“交点”信息能帮助策展人迅速提炼展览的主题；第三，深入发掘“交点”组合展品背后的故事，还能帮助策展人打破展览故事线的平铺直叙，把握跌宕起伏的信息链条，那些浮沉里的高潮部分也就是展览内容与形式设计的“聚焦点”。

## 五、结论

根据上文的探索与讨论，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系列特展要想做好，首先展览是“信息定位型”。接下来在“丝绸之路”相关文物的解读中，策展人会面临“文物难懂”的问题，因为“丝绸之路”是道路上的文化展览，“道路”即“交流”，文化、历史与艺术的融合反映在每一条丝绸之路分支的古代文物上，因此，还需要相关专家的进一步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丝绸之路”展览的质量。由于“丝绸之路”相关文物的解读与阐释很难，因此要在这些文物信息中提炼主题与规划主线更是难上加难，这也就是为何许多博物馆的展览结构同质化的原因。如何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同质化？策展人需要在文物梳理与解读中把握信息的“交点”与“焦点”。文物本身及其背后的相同元素则是“交点”，若干个“交点”碰撞就是对主题提炼灵感的冲击；“焦点”则是文物重点信息的聚焦，是把特展“故事线”讲得生动的要点，因为展览就像电影——情节更替要错落有致，人物情感要起伏。当然，策展人需要时刻带有“问题意识”，例如带着“面对似乎雷同的‘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应该在怎样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中讲述区域发展的历程”这一问题去整理相关文物信息，或许能够提高寻找“交点”与“焦点”的效率，让同一选题下的展览拥有各自的特点。若策展人在主题与主线选择极为困难之时，大可向我们的观众“求助”，让观众告诉我们，在“丝绸之路”系列特展中，他们最想要策展人为之解决什么问题，想要了解丝绸之路上的什么故事。这也应是陈列设计之前需要做的展览前置评估。

### 注释

- [1]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 [2]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 [3] 陆芸：《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丝绸之路》2013年第2期，第13页。
- [4] 严建强：《特展与博物馆社会角色拓展》，《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第106页。
- [5] 严建强：《信息定位型展览：提升中国博物馆品质的契机》，《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第7页。
- [6] 沈佳萍：《信息定位型主题性展览策划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 [7] 朱煜宇：《陈列语言的概念与范围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第119页。

附表1 部分“丝绸之路”系列特展信息表

序号	开展时间	展览名称	展览地点	参展单位
1	1990年	汉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文物部门
2	1990年	丝绸之路长安风俗展	小雁塔	陕西文物部门
3	1992年	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展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
4	2001年11月15日	僧侣、商旅与丝绸之路——四至七世纪中国甘肃、宁夏文物精华展	美国纽约曼哈顿公园亚洲协会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5	2003年1月15日	天山·古道·东西风——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特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6	2009年7月1日	天山南北·古道遗珍——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7	2009年7月30日	秦汉—罗马文明展	中华世纪坛	中国和意大利共70余家博物馆
8	2010年5月9日	歌舞升平——丝绸之路上的乐舞文物特展	广州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广州博物馆
9	2010年8月16日	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	陕西历史博物馆（首站）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22家西北地区文博单位
10	2013年10月18日	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	福建博物院（首站）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七省共45家博物馆
11	2014年6月28日	相映成辉——草原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	内蒙古博物院（首站）	内蒙古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等十余家博物馆
12	2014年11月6日	“丝绸之路”大型文物展览	中国国家博物馆	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4家文博单位
13	2015年9月15日	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	杭州西湖博物馆	
14	2015年9月23日	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	广东省博物馆（首站）	广东省博物馆
15	2016年1月9日	丝路香语——唐代沉香文化展	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	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
16	2016年7月1日	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	俄罗斯民族博物馆
17	2016年7月15日	西域回响——新疆古代舞乐文物展	中国国家大剧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8	2016年9月18日	茶马古道——西部八省区联展	四川博物院	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博物馆
19	2016年12月27日	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	成都博物馆	全国各地60多家博物馆